三江艺谭

责编 乐建中 美编 曹优静

2019年12月1日 星期日

艺谭语丝

对于一些所谓的“先锋艺术”，我们既不要觉得这是“大师”在欺负我们的“不懂”而在糊弄我们。相信他们的初衷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，以自身的左冲右突寻觅一条新的出路。毕竟，几乎所有的艺术高地，已经被经典所占有。经典，是一座丰碑，有时候也成了拦路虎。但是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后来者的任何探索所折服，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并不是一探索就一定成功了——这仅仅是“探索者”的个人经验和美好意向而已。作为鉴赏者，不一定非要认可某些人昙花一现的灵感，认可那件并不存在的“皇帝的新衣”。 司马雪

快人快语

孟京辉的《茶馆》印象

韩炎炎

11月10日周六下午，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，跑去北京保利剧院看孟京辉的《茶馆》。北京的交通太不友好了，以至于看戏的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，三个半小时的戏，加上来回4小时的车程，晌午出门，到家已是晚上8点。

开演前半小时，检票口就排起长龙，从白发老者到豆蔻少女，各个年龄段都集齐了。三层剧场全部坐满，在非明星参与的话剧市场里，这个上座率是相当不错了。原因有三，一是孟京辉，二是《茶馆》，三是法国“阿维尼翁IN戏剧节”七十三年来首部入围演出的中国大陆作品。

但可以说，大部分是冲着老舍的《茶馆》来的。

人艺的经典无需赘述。不能说是巅峰，却绝对是一座丰碑。难以逾越，那就另起炉灶。艺术是需要多样化的，百花齐放才丰富多彩。

开场的鸽哨后，茶馆中的人物坐在舞台上，各自歇斯底里地大声背诵着人物角色的台词。表演被省去了，全靠演员的台词功力。然而没有人物感情对比，没有角色内心挖掘。台上演员排排坐，比比谁的嗓门大，谁的嚷嚷更有力气。

《茶馆》的三幕叙事里，穿插了大量风格化、独白式、无意义的所谓现代语言，以及冗长的黑白电影，手持摄像的即时拍摄。满台的番茄酱、电锯模特、rap（说唱）、对性的暗示等等行为艺术式的表演。

网上已有太多关于孟京辉版《茶馆》的所谓颠覆性表演的赞美了。

这些二十年前能称得上先锋的表演，在今天看来如同跳梁小丑。皮屑离了皮肤，那就是垃圾。演员的表演离开了人物大抵也差不离。况且，这些花样现在已看得太多了，既不新鲜，也很无聊。

有其他文案宣传此剧“这是对《茶馆》悲剧革命反抗内核外在体现”。

这句话乍一看很难接受，不说对剧本结构的改编即核心价值的肤浅表达，且说演员的表演就受不了。漫说没有表演吧；也不是，只能说没有人物。满台都是人，但满台没有一个人演的是角色，大家都是披着他人名字的自己。还乱吐口水，不止糟心，实在恶心。

过了半个月想想，也许，这种恶心就是对经典的一种革命？

鲁迅先生关于悲剧是这么定义的，“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。在这点上，孟京辉做到了。看完确实很痛苦，对经典被糟蹋的痛苦，对演员被糟蹋的痛苦，对浪费生命的宝贵时间的痛苦，对经济损失的痛苦，对自己智商怀疑的痛苦。这些痛苦体验极为难得，买的票价越高体会越深刻，越令人钦佩。这才是一次对《茶馆》内核的真正解读。

把心中的丰碑拿出来砸个稀巴烂，在上面疯狂发泄，扯皮，还卖高价给你，确实“革命”之极。看完无法忘怀，想起就阵阵膈应反胃。

只希望这种解读越来越少。

艺术是记忆的玩物，在这点上，孟京辉做到了。只不过下一次，还会不会有这么多人买高价票进剧场，就未可知了。

新片点击

我们一起好好的

——看影片《触不可及》

郁妍捷

影片一开头，就上演了一场令常人目瞪口呆的“荒诞”戏码。深夜的纽约城，马路上仍旧拥堵严重，黑人司机戴尔就坐在一辆高级的跑车里不耐烦地摁着喇叭，催促着横亘在前方的出租车尽快让道。而旁边，高位截瘫，只能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白人老者菲利普反倒是一脸平和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戴尔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，也不管身旁的老人是否吃得消，便猛打方向盘，绕过了占位的出租车，直冲向隔壁车道。对面正常行驶的车辆呼啸而来，戴尔巧妙地一一躲过，又毫不犹豫地闯过了几盏红灯，哪怕遇到了前来围堵的警车，他都冷静迅速地摆脱。戴尔就这样载着菲利普一路横冲直撞地飞驰着，直到他以为甩掉了警察，才放慢速度。看着毫发无损的自己和老板，戴尔开始洋洋自得，不过反转很快到来，一辆突然出现的警车让他们完全无路可逃。戴尔被警察扯出了跑车，连行动不便的菲利普都被连累。本以为故事会描述他们相互攻讦的场景，但剧情的走向再次出人意料：戴尔面不改色地朝警察大吼，声称是菲利普犯了癫痫急需救治才不得已飙车。镜头对准坐在车里的菲利普，这位原本好好的老人竟然配合着戴尔的“信口开河”，开始毫无征兆地口吐白沫，不断抽搐起来，吓得警察们不仅放行还为他们鸣笛开道，护送他们到就近的医院进行抢救。场景定格在车里，戴尔一边称赞着菲利普的演技，一边帮他擦干净嘴巴。一老一少的两人就像刚刚结束恶作剧的顽童，相视而笑……

一波刺激又奇妙的开场后，故事时间直接被拨回到了六个月前——在这种插叙与顺叙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下，一段普通人难以想象又无法企及的友情故事娓娓拉开了序幕。

那是第一眼看到就完全不合拍的两个人。通过镜头里零碎的只言片语我能感受到，在遇到事故之前，菲利普的日子应该是波澜壮阔。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、风投人，为许多有梦想的创业者提供关键性的资助。他还是一名作家、收藏家，出版了《横向思考》，也收藏抽象画。他曾经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与妻子幸福恩爱，喜欢玩极限运动的他们经常一起玩滑翔伞。然而雷暴天气里的一次滑翔失误，以及妻子患癌症离世的打击，将他的人生戛然劈成两半。于是在脊髓神经科门口，我看到了一个话不多、却透着叛逆气息的菲利普。而戴尔，这个做混混出身的黑人，跟自己的父亲一样经常出入监狱。没有固定收入和职业的他，无法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，也没有办法给前妻一间像样的住房。前科累累的他因为不愿意再犯罪，只好硬着头皮去面试，以此拿到法官规定的签名数。他们俩，一个是被硬生生塞到绝望的妥协里，总在尝试着反抗；一个是破罐子破摔，自己抛弃了生活，也快要被生活嫌弃。可是阴差阳错的，这两个阶层完全不同，经历相差巨大，境遇不一样，性格更是不相仿的人，却在菲利普的助理伊芳女士召开的一场生活助理应聘会上相遇，彼此的生活也因对方的闯入而彻底改变。

戴尔初到菲利普家，他就被客房里一个智能化的淋浴房弄得窘迫不已。当护工，从来没有照顾过其他人的戴尔手拙得像个丢三落四的孩子，不仅喂饭技术不高，更抗拒帮菲利普换导尿管，清理肠道。只剩下脖子以上能活动的菲利普，对死去的妻子还念念不忘自责不已，选择戴尔只为了在自己犯病时得不到救治。但就是这样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价值观平行与交叉，令这份主仆关系背离了两人原本的初衷，变得微妙又有趣，也成为了全片诠释的核心内容。

因此本片着重讨论的问题不再是黑人与白人，也不仅仅是贫穷与富有，而是在两条正负分明的界线中，绘制出的一幅温暖人心的画面——两个有缺陷的人，一起好好的，勇敢生活下去，并且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

在全新的生活里，戴尔尽管对导尿管无比抗拒，但为了菲利普还是硬着头皮进行更换；尽管他一点都不懂歌剧，但在陪着菲利普观看时，他竟感受到了歌剧的美感；尽管不明白菲利普为何要收藏那些难看的画作，但却激发了戴尔创作杜宾犬的画的潜能，得到了众人的好评。在全新的生活里，菲利普第一次坐上了戴尔改装过的轮椅，可以跟着戴尔在街上疾行；在戴尔的要求下，菲利普第一次同意参加生日聚会，并在派对里同伊芳跳起了轮椅舞，体会到了宴会的乐趣；也是在戴尔的鼓励下，菲利普第一次尝试走出丧妻的阴影，拨通了笔友莉莉的电话，勇敢地约对方见面。在两个人的全新生活里，富有的菲利普理解着戴尔的随性自由和穷困境地，而年轻的戴尔亦深刻明白身残的菲利普希望得到他人的平等对待，而不是像对待病人的那种关爱。所以在热狗店，戴尔让点餐员把选择权交给菲利普；所以在生日派对上，菲利普直面邻居卡特的挑拨，不仅据理力争，还忽悠对方买下了戴尔的画作；所以当知道菲利普被莉莉拒绝而陷入绝望，拒绝日常护理的时候，戴尔再次回到菲利普身边，让他重新体验滑翔伞的乐趣，还撮合他跟伊芳在一起。

电影就这样在时而灰色、时而艳丽的色调中渐渐走向结束。故事的结局，一半是微笑，一半是欣慰。主人公们虽然多多少少都被生活戏弄过，不过他们都在勇敢地好好生活着——生活的恶作剧也许会扰乱心意和坚持，但请一定要对美与善保持期待，那么令人向往的幸福感也许依旧可以触手可及。

投稿E-mail：ljz@cnnb.com.cn